

口語中“是 A，還是 B”選擇問句考察*

姚雙雲

提 要：本文運用會話分析理論探討“是 A，還是 B”在口語中的使用情況與話語功能。“是 A，還是 B”選擇問句在口語中主要有四種基本會話模式：①“是 A，還是 B”；②“A，還是 B”；③“是 A，還是 B，還是 C”；④“是 A，還是”。A 項和 B 項在語義上有對比的傾向性。這類問句具有構建話輪、誘導性提問、要求對方澄清、對聽話人進行定位、挑戰前說話人等五種基本功能。

關鍵詞：口語；“是 A，還是 B”；語義對立；話語功能

0. 前言

0.1 本文以會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為理論基礎，探討“是 A，還是 B”選擇問（以下簡稱“還是問”）在會話中的使用情況與話語功能。會話分析產生於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核心觀點是會話作為社會互動的原始起點（primordial site）和基本形式，是有結構、有目的、表達一定意義的活動。會話分析理論認為，會話不僅僅是句法形式，也不僅僅是描寫工具，而是基於人類互動交際的行為模式。會話作為行為模式是“雙重語境的（doubly contextual）”（Heritage, 1984: 242）：一方面，它是“基於語境的（context shaped）”，脫離其發生的語境，會話的產生和理解都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會話又是“語境更新（contextual renewing）”的，它為後續

* 本文受國家社科基金專案“基於語料庫的關聯標記語體差異性研究”（基金號：09CYY035）與教育部社科基金專案“交談語體中關聯詞的銜接方式及篇章功能研究”（基金號：07JC740018）的資助。

互動活動創造、提供新的語境。從這一角度來說，會話的產生作為行為模式不只是單純地“依賴語境”，它與其發生的語境之間是反身關係（reflexive relationship）。會話分析認為既然會話構成行為，那麼，對於每一段會話來說，都涉及一個問題，那就是，在這一特定時間、空間會話完成（做）了什麼（Schegloff, 1996），“為什麼是現在”（Schegloff & Sacks, 1973: 299）。這是會話互動雙方的問題，也是會話分析者的研究任務。從會話分析的角度來說，“為什麼是現在”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接收者設計（recipient design）”，就是說，“說話者在會話過程中組織設計會話是以對特定接收者為導向的（Sacks, Schegloff & Jefferson, 1974: 727）。

以往對會話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話輪組織（turn organization）、話語修正（repair organization）、合意結構（preference organization）、評價組織（assessment organization）、序列結構（sequence organization）等方面。近年來關於語法與互動介面的研究成果也備受學界關注（參看 Schegloff & Thompson, 1996；Clift, 2001）。

本文將借鑒前人關於話輪組織、序列結構以及語法與互動介面研究的成果，探討“還是問”在會話中的運用情況、語義特點和話語功能，並嘗試回答其話語功能與語境之間的聯繫。

0.2 “還是問”是漢語中的一類重要複句。學界對這類句式已有較為深入的研究（邵敬敏，1994；王秀麗1994；邢福義2011；呂叔湘，1999；李崇興，1990；周有斌，2004等）。但上述研究都以書面語為對象。本文試圖考察口語中“還是問”的會話模式、語義特點和話語功能。文中的語料係筆者根據CCTV2《對話》欄目的80場視頻轉寫而成，總字數100萬字。

1. “還是問”的基本話語模式

呂叔湘（2005：255）指出“還是問”有兩種基本格式：（a）（是）……，還是……；（b）（還是）……，還是……。這兩種格式的共同特點是均使用了選擇標記“還是”，這是選擇問句的唯一特點（參看徐傑，2001：171）。在本語料庫中，我們只發現第一種模式，具體包括四種情形。

（一）“是 A，還是 B”格式

這種格式在口語最常見，A、B 分別為兩個話語單元。如：

(1) 趙 勇：……我能夠擔任這個總經理，倪總肯定也是支持的。

主持人：就說以前是您說服倪總呢，還是倪總說服你本人？

(二) “A，還是 B” 格式

這種格式也較常見，儘管省去了前標記，但其語義上的選擇關係仍然很明顯。如：

(2) 陳偉鴻：打電話，還是親自上門？

孫爸爸：親自上門。

(三) “是 A，還是 B，還是 C” 格式

這是一種擴展變異形式。如：

(3) 主持人：……，你對這封信的回復是用信件的方式，還是電話的方式，還是面談的方式？

陳 曉：啊，應該，我們是用短信。

(四) “是 A，還是” 格式

這是口語中的特有格式，書面語中基本上沒有，實際上就是口語中的省略現象。如：

(4) 主持人：那結果是第一次談判就..就把人家說服了嗎？還是？^①

嘉 賓：第一次差不多就可以了，他們也很好奇，他們也不相信有病毒嘛。看到說怎麼銀幕一直掉字出來就覺得很奇怪，還以為銀幕壞了。

上例，只出現了選擇問的 A 項“就把人家說服了”，“還是”後面的選項 B 缺省。

2. “還是問”的語義特點：對比性

以往的研究均把“還是問”作為一種選擇格式，表選擇是其重要的語義特點。這個語義特點的概括充份考慮了言者的語用動機。說話人運用該句式，是希望聽話人從自己提供的兩個選項中選擇一個作為答案。

^① 本文涉及到的兩個轉寫符號“..”表示短停頓，“(一)”表示說話太快等造成的含糊不清。

我們認為要準確地認識“還是問”的語義特點，僅僅考慮言者的語用動機還是不夠的。單純的“表選擇”也不能完全概括這一句式的語義特徵。為了準確地分析“還是問”的語義特點，我們從100萬字的口語語料庫中隨機抽取了97個“還是問”，跳出傳統的分析模式，將眼光聚焦在並列項A與B本身的語義關係上。觀察發現，這類句式中，A項和B項在語義上具有對比性^②，即A項和B項在語義上具有相反或對立的特點。這種對比性的句式總共有59例，佔總數的61%。看其中的15例：

表1 “還是問”中 A 項與 B 項語義上的對比關係

編號	A 項	B 項
1	(是)好了，	(還是)壞了？
2	(是)賣了，	(還是)買進了？
3	(是)真扛，	(還是)假扛？
4	(是)要留，	(還是)要走？
5	(是)貶義，	(還是)褒義？
6	(是)讚揚的聲音多一些，	(還是)批評的聲音多一些？
7	(是)有，	(還是)沒有啊？
8	(是)處在順境當中呢，	(還是)處在逆境當中？
9	你併購以後你(是)吃虧了，	(還是)佔便宜了？
10	(是)更嚴格了一些呢，	(還是)更寬鬆了一些？
12	這種好奇心(是)天生的，	(還是)後天培養的？
13	(是)痛快多，	(還是)痛苦多？
14	(是)贊成重組的人多一些，	(還是)反對的人多一些？
15	他的決策(是)正確的，	(還是)錯誤的？

表1充份說明了“還是問”中，A項與B項在語義上具有顯著的對比性。

② Mann & Thompson (1992) 提出用層次結構理論 (RST)，通過層次性地界定語段之間的關係來解釋處於從句上層的語篇結構。層次結構理論區分三種對比關係：(1) 對立 (antithesis)，表達對相似的行為或信念的優選；(2) 讓步 (concession)，在明顯相反的資訊裏提出特定的行為或信念；(3) 中性對比 (neutral contrast)，引導聽話人理解兩個有着特定區別的辭彙項。

3. “還是問”的話語功能

Biber (1995: 277) 指出，疑問句是各語言中標誌互動性的語法手段。“還是問”作為疑問句中的一種重要類型，在交際中自然也體現互動性會話功能。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3.1 構建話輪

據 Sacks 等 (1998)，一個話輪往往具有三種功能：表明與前一話輪的關係、實現當前話輪的目的或任務、引起下一話輪（轉引自于國棟，2003）。引起後續話輪是“還是問”的一個顯著功能。請看：

(5) 主持人：但這種沒對手的狀態，你覺得對你來說是一種危機呢？還是一種欣喜？

嘉賓：特大的危機。沒有對手你就像磨刀石，沒有塊磨刀石一樣。沒有對手是很可怕的。五年沒有對手是很寂寞的。

上例，通過“還是問”主持人向嘉賓索引相關的答話，“是一種危機呢？還是一種欣喜？”從後續話語來看，嘉賓選擇了“危機”構成了回應話輪，說明主持人有效地以“還是問”引導了談話互動活動。

“還是問”在會話互動中，不僅僅能引導下一話輪，有時它獨佔一個話輪，甚至同時具有三種功能，如：

(6) 陳玲：不過我是這麼想的。如果倪潤峰當時把這個民族大旗當做一個戰略，就是我說的叫策略來提的話，他不真是玩這個，他真是要發展這個企業，他扛着大旗是為了有號召力，這是玩對了。但是如果他真扛了，那就絕對不是市場。要是我，我撒腿就跑。因為扛不住這個。

→王利芬：真扛還是假扛？

周孝正：那時候是真扛，人一看不行了，人這個時候就真不扛了。
這不一樣。

上例，陳玲針對周孝正的觀點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隨後出現了主持人的話輪“真扛還是假扛？”，它有三個話語功能：第一，主持人通過這一選擇問成功“引導了下一話輪”，即“那時候是真扛”；第二，她通過選擇問將

話輪分配給了周孝正，選擇周孝正為下一說話人。在電視訪談節目中，主持人的主要職能是即時調控、組織談話，所以，分配話輪、索引答話同時實現了主持人“當前話輪的目的或任務”；第三，主持人的話輪是對陳玲的話輪的總結和闡釋，陳玲提出“如果他真扛了……”，主持人通過對陳玲的話語意義進行闡釋並進一步總結為兩個方面，“表明與前一話輪的關係”。所以說，“還是問”在這一互動中，同時實現了話輪的三個功能。

根據 Sacks et al. (1974) 的話輪轉換機制，最關鍵的是當前發話人是否選擇下一個發話人。當前說話人選擇下一個發話人，可以採用稱呼發話人的名字（或職務），或對他（她）提問題，或者兩者皆用。稱呼下一個發話人和對發話人提出問題常常在單位一話輪的結束處，標誌着下一個話輪轉換的位置。我們隨機抽取了59個“還是問”，分析它們在會話序列結構中的位置。結果表明，共計有54例全部居於話輪尾部，佔總數的91.5%。如上面的例（5-6）。只有5例後接其他話語內容，僅佔總數的8.5%。但即使是這5個例子，主持人也主要是依靠“還是”選擇問來分配話輪的。請看：

(7) 主持人：……所以有人覺得說你看這就是李開復先生情商比較高的一個表現，所以他在微軟得到一個很快的提升。我就一直在想這樣的一句話究竟是褒義的成份多一點，還是貶義的成份多一點。您怎麼看？

李開復：我覺得那要看你覺得情商這個詞是貶義還是褒義。我覺得情商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嗯，情商並不是，也有一種誤會，誠信的誤會，嗯，情商也有一種誤會，有人覺得情商就是圓滑，或者會拍馬屁，就是情商。其實不是這樣的。嗯情商是你知道什麼時候該說話，不該說話，嗯也有一些技巧的存在。……

上例，“還是問”居於話輪靠近結尾處，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話輪尾端。不過，該選擇問本身已經成功地將話輪傳遞給嘉賓李開復，確定了李開復為下一說話人。其後接話語“您怎麼看”只是對選擇問的強化，本身不傳遞新資訊，去掉它並不影響“還是問”的話輪分配功能。電視訪談互動中，“還是問”主要出現於主持人話語中，它是主持人實現調控、組織互動的主要手段。

要手段和策略。主持人通過“還是問”來引導下一話輪，索引需要的答話與資訊，引導互動的發展方向。

3.2 誘導性提問

“還是問”的第二個話語功能是誘導性提問，即問話人給答話人提示一個參考答案，幫助答話人回答，這是問話人誘導答話的一種方式。從說話人的话語動機來看，主要目的不是提問，而是引導說話人承認 A 項資訊。如：

(8) 主持人：你當時拿到這兩萬多參加合作醫療之後報銷的這些醫藥費，什麼樣的心情？

嘉賓：當時什麼樣的心情說不出來，只，反正只有眼淚水流，說不出來個什麼這個。

主持人：是感動呢？還是什麼？

嘉賓：很感動。

上例中，主持人通過前面的話語了解到嘉賓在醫療困難之際拿到了兩萬多醫療報銷費用。因此，面對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和諸多觀眾，他詢問嘉賓當時是何心情。嘉賓一時沒有找到合適的詞語來表達，未能給出一個合意回答，交際面臨失敗。為了避免交際終止，更為了引導嘉賓說出自己預期的資訊。主持人使用“還是問”提示了答案“感動”，幫助答話人回答。其中的 B 項在客觀上給聽話人留下了餘地，同時也可以避免自己的武斷。而嘉賓的回答正好選擇了 A 項，這說明主持人成功地預測了嘉賓的會話資訊。“還是問”的這種特殊語用功能，唐韌（2006）也注意到了。她指出，“你想聽真話，還是想聽假話”這類句子屬於“迫允式”選擇複句，介於“未選定型”和“已選定型”之間，即從關聯詞語來看似乎未選定，但從說話意圖來看則屬於已選定。

“還是問”由單純地選擇性詢問發展為表誘導的話語行為，反映了說話人的主觀視點，即說話人主觀上認定 A 項是優選項，並期待答話人選擇該項為答案。誘導性提問功能是其關聯功能到判斷功能的演變。體現了由命題功能變為言談功能，由客觀意義變為主觀意義，由非認識情態變為認識情態的變化過程。也是其關聯功能的不斷弱化和情態功能或人際功能的不斷強化的過程。這種演變歷程其實就是一種主觀化的過程。即“意義變得越來越植根

於說話人對命題內容的主觀信念和態度”（Traugott，1989；吳福祥，2004）。從說話人的角度來看，表誘導性的“是 A，還是 B”格式是主觀化的表現，因為，它表明了說話人的主觀認識。而從說話人和聽話人的雙方來看，則體現了交互主觀化，即說話人用明確的語言形式表達對聽話人“自我”的關注。因為，說話人力求將自己的主觀認識與聽話人的認識調整一致。

3.3 要求對方澄清

“還是問”還常用來表示要求對方澄清某一事實。多用於當前說話人對話語資訊 A 和話語資訊 B 沒有把握，需要對方來澄清。例如：

(9) 觀眾：我想問張先生一個問題，就是說，呃，您在跟這個大公司談合作的時候，我剛聽你剛說了一句，好像是，我沒有聽清是等了五個小時，還是十五個小時？

張明正：四五個小時。

上例，觀眾很關注前述話語中的時間資訊，但是又沒有聽清楚，所以就使用“還是問”希望對方澄清他的疑惑。再如：

(10) 王利芬：關於這個問題，剛才有觀眾舉手，我得先滿足他們的要求。

觀眾：我覺得剛才這位先生說了半天，大家沒有弄清楚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說要弄清楚，袁總和趙總是政府任命的，還是市場產生的？

王利芬：哎呀！聰明！

趙勇：唉，非常坦率地講，我是政府任命的，但是是以一種程式性的行動來合法化。

上例，觀眾轉述了他人觀點的一個“還是問”，希望嘉賓（袁總和趙總）澄清自己是哪種方式任命的。嘉賓趙勇在隨後的話輪中對此予以確認。

表示澄清功能的“還是問”與普通的表選擇的“還是問”是有區別的。前者句式中的事件是已然的，其潛在的答案是客觀的，在提問之前就已經確定了。後者句式中的事件可以是已然的，也可以是未然的，其潛在的答案與說話人的主觀視點相關，受話人可以根據自己的立場選擇任意一個答案。

3.4 對聽話人進行定位

定位 (positioning) 是會話交際中的一種互動立場選擇活動，該手段在電視訪談中特別常見。這種訪談有別於無準備的自然交談，而是一種半機構性聊天節目。主持人和受邀嘉賓之間的談話有採訪和受訪的特點。據 Haddington (2007: 283)，定位可界定為：定位是指說話人通過設計問話，其中預設答話人的話語立場，從而給答話人回答問題提出難題的活動。

定位是一種“推進型”互動主體活動，因為它可以為受話人建立起一個互動語境，並喚起一個優選的立場。Haddington (2007) 的研究表明，說話人主要使用提問的辦法對受話人的話語立場進行定位。根據我們對口語語料的初步觀察，漢語也使用提問的形式對話語立場進行定位。“還是問”就具有此種功能。請看：

(11) 主持人：我現在想問一下，那個上海證券交易所的這個胡汝銀主任，在這個長虹高層人事變動的時候，整個這個上海證券交易所市場的情況怎麼樣？

嘉賓：應該說呢它的這個股價在目前的底部，和它的人事變動倒是沒有關係。

王利芬：6月8號前後股價有浮動嗎？

嘉賓：這個和大盤的走勢基本上差不多，沒有什麼太大的這個變動，就是沒有什麼獨立的這個走勢。

主持人：我就想問您現在是該拿着長虹的股票呢？還是該賣？

嘉賓：這個——應該由投資者自己來判斷

主持人：但是您作為那個暴風雨的核心地帶的這樣一個人士的話，您的建議是什麼呢？

嘉賓：因為我們不是股評家，我們不能提供這樣的投資建議，尤其是在中央電視臺上。

上例，主持人的問話“我就想問您，現在是該拿着長虹的股票呢？還是該賣？”預設了嘉賓作為專家對於此問題的答案是非常明確的，該問題的設計使得受話人陷入一個艱難的選擇。嘉賓選擇了回避問題“這個應該由投資者自己來判斷”，而沒有直接選擇 A 項或者 B 項。嘉賓的回答話輪顯示了其

回答的艱難，具有非合意答話的特點，直接的證據就是使用了一個猶豫標記“這個”，在該語境中的“這個”充當了停頓填空詞（ pause filler ）填補發言的空隙。填空詞的功能是讓說話者有機會短暫地思考他接下來需要說什麼話，從而實現在對話互動中保持發言權（ floor holder ），並且話語標記“這個”有明顯的拖音和停頓。嘉賓沒有直接地回答主持人的問題，也就是沒有提供合意答話，屬於非合意答話，所以，主持人對嘉賓的這一回答並不滿意，於是再一次就該話題向嘉賓發問，在這一問話當中，主持人明確提出了他關於嘉賓的定位“您作為那個暴風雨的核心地帶的這樣一個人士”。

我們簡要分析這個話語序列中主持人是如何設計問話和進行定位的：

主持人首先詢問嘉賓長虹高層的人事變動時，市場股價情況如何。主持人在說話時已經意識到她所提的問題比較敏感。這從話語組織的過程可以看出來。她使用了語用標記“想問一下”^③，在語用效果上有輕描淡寫的作用，目的是減輕對方的顧慮，從而順着自己的思路回答問題。接着主持人使用了話語標記“那個”，並兩次使用了話語標記“這個”，這兩個話語標記在這裏的功能是用作停頓填空詞，表明了說話人在組織問題時的精密思考過程。嘉賓的話輪以一個情態標記“應該”來開啟，這個情態標記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和態度，又使用了語氣助詞“呢”表明了對後續話語的思考和謹慎表達，最後在否定句中使用了話語標記“倒是”，其作用是緩和語氣。但是，顯然，這些答復還不是主持人（包括長虹所有的投資者）所滿意和期待的答案。因此，主持人接着又問“6月8號前後，股價有浮動嗎”。嘉賓給出的是否定回答。但在表述上非常講究。如使用了話語標記“這個”，表明話語的思考和停頓，使用“基本上”、“差不多”表達不非常確定的語氣，而是揣測性的語氣。後面還使用了“太大”、“這個”等，並用話語標記“就是”來解釋前述話語。從這一系列措辭謹慎的言語中，可以看出說話人害怕和不願意承擔責任的心理。總體來說，前面的問題沒有多大的挑戰性。嘉賓的回答也不需要負直接的較大的責任。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主持人設計了一個受話人很難直接回答的難題，用兩個棘手的問題為嘉賓定位。嘉賓為了避免承

^③ 根據席建國（2009：21），“想問一下”也可以算作語用標記，可歸納到“完形式插入語”中。

擔責任，選擇了拒絕直接回答這個問題，而是將難題拋回去了“這個——應該由投資者自己來判斷”。

“還是問”A項和B項在語義上多為對立的事件行為，這種非此即彼的對立性提問，往往給受話人以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受話人往往選擇回避問題，如例(11)。或使用“我覺得、我想”之類表認知的話語標記。如：

(12) 觀眾：吳士宏女士，你是TCL適合你，還是你去適合TCL？

吳士宏：我覺得我更多地去適合TCL。

上例，觀眾運用“還是問”對嘉賓進行定位，希望受話人選擇其中的某一分項發表看法。嘉賓在話輪之首使用了認知動詞“覺得”引出自己選擇的觀點。當然，從嘉賓吳士宏的回答來看，觀眾的定位讓她感覺到很難回答，因為實際上這可能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關係，而是一個相互的關係。在答話話輪中，對這一問話的回答難度則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答話人使用了“我覺得”表明了個人的觀點。另一方面，使用了副詞性短語“更多地”，這是表達話語立場的模糊限制語。在吳士宏看來，單純地選擇A項或者B項都是不客觀、不準確的。所以，她對觀眾的定位進行了細微的修正。

漢語中，類似“我覺得、我想”之類認知表達語還有很多，比如“我認為、我看、我猜想、我的想法是、我知道、我記得”等等，而且它們有很高的使用頻率。這些表達類似於英語的I think, I thought, I guess, I remember和I know/knew。Thompson (2002) 認為這些高頻短語是表認識情態、傳信情態或評價的片段語，而不是掌控一個補語從句的主語從句。對語料的統計表明，這類表認識情態、傳信情態的話語標記在回答“還是問”的定位問題中使用頻率相當高。因為這類話語標記一方面能夠避免不回答對方棘手問題的尷尬。另一方面，可以表達穩健的觀點和態度，從而規避會話的風險。

3.5 挑戰前說話人

疑問句具有挑戰前說話人的功能，體現了話語立場上的互動性(Keisanen 2007)。這種挑戰行為通過對前話輪中表達的觀點或立場表示懷疑而形成，從而表明了這個立場或觀點有問題，受話人需要對言論做出解釋(Keisanen 2007: 253)。“還是問”也具有挑戰前說話人的功能。請看：

(13) 胡汝銀：從公司治理來講，它應該是董事會的一個決定，但是為

什麼要由政府來宣佈，那麼這一點就是說唉，有很多人有點大惑不解。那誰來回答這個不解？

趙 勇：政府的是一個建議，作為最大的股東來建議。最後的法律手續應該說都是按照一個上市公司的規範要求來做。

王利芬：政府宣佈的是5月15號，可是你們長虹宣佈的是6月8號，這個時間差怎麼看？

趙 勇：政府只是對主要的人員作出建議。

王利芬：是建議還是宣佈？

趙 勇：唉，應該對股份公司是一種建議的，應該是一種建議。

另外還不是全部的人員，比如說：唉，長虹經營班子的副總經理實際上是我提名，董事會來進行批准的。

此例討論的是長虹的高層人事變動。先由嘉賓胡汝銀提出了疑問“為什麼要由政府來宣佈”，另一嘉賓趙勇自我選擇為下一說話人回答了這一問題“政府的是一個建議”。主持人王利芬接着提出對“時間差”的疑問，其實是質疑“政府建議”的觀點，因為政府先於長虹本身一段時間宣佈人事變動。趙勇的回答還是堅持“政府只是對主要的人員作出建議”。接下來，主持人以“還是問”明確提出了質疑“是建議還是宣佈？”。該“還是問”並不是讓嘉賓對其中的 A、B 兩項“建議”和“宣佈”進行選擇，它傳達的意思其實是“政府不是建議而是宣佈”，因為嘉賓已經兩次明確表明了這一觀點“政府只是建議”，所以主持人使用了“還是問”是對嘉賓先前觀點和立場的挑戰和質疑。可以發現，接下來的話輪中，嘉賓趙勇對這一質疑做出了更為詳盡的解釋和澄清，也說明了主持人問話的挑戰、質疑性質。

4. 結論

作為漢語中的一種常見句式，“還是問”在書面語與口語中具有截然不同的用法與功能：在話語模式上，口語中的“是 A，還是 B”格式中的 B 項可以省略，但書面語中沒有這種用法；在語義對立特徵上，“是 A，還是 B”格式中的 A 項和 B 項具有語義上的對比性。在話語功能上，“還是問”在會話互動中具有多重作用，包括：構建話輪、誘導性提問、要求對方澄

清、對聽話人進行定位、挑戰前說話人等五種基本功能。

電視訪談中，“還是問”主要出現在主持人的話輪中，一方面是其話語功能的體現，因為電視訪談屬於半機構話語，有明確的交際目的，同時有特定的語境限制，“還是問”有利於主持人掌控互動的方向，索引特定的答話和資訊，即時組織和調控談話；另一方面，主持人不僅具有話輪分配權，還能利用問句要求對方澄清命題、以及挑戰對方的觀點和立場。“還是問”反映了主持人擁有絕對的話語權，並反過來強化了主持人的話語權力。

日常會話は人們進行社會交往的基本方式，無處不在，看似平淡無奇，雜亂無章，卻蘊含着會話規律，隱藏着豐富的研究素材。本文關於“還是問”在口語中的使用情況與話語功能的研究，從一個側面證實了會話分析學派對語言、交際以及語法本質的看法：“任何語法結構的意義都是依賴於交際的，是在交際活動中根據交際的現狀產生出來的”（Ochs, Schegloff, Thompson 1996：40）。

參考文獻

- 李崇興 1990 《選擇問記號“還是”的來歷》，《語文研究》第2期。
- 邵敬敏 1994 《現代漢語選擇問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第2期。
- 唐 韶 2006 《“迫允式”選擇複句——一種缺失複句類型的語法語用功能鑒定》，《閱讀與寫作》第4期。
- 王秀麗 1994 《漢語選擇關係複句的語用意義》，《漢語學習》第4期。
- 吳福祥 2004 《近年來語法化研究的進展》，《外語教學與研究》第1期。
- 邢福義 2001 《漢語複句研究》，商務印書館。
- 徐 傑 2001 《普遍語法原則與漢語語法現象》，北京大學出版社。
- 2009 《“重疊”語法手段與“疑問”語法範疇》，載汪國勝、謝曉明主編《漢語重疊問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于國棟 2003 《支持性言語回饋的會話分析》，《外國語》第6期。
- 周有斌 2004 《現代漢語選擇範疇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Biber, D. 1995. *Dimensions of register variation: A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lift, R. 2001. Meaning in interaction: the case of actually. *Language* 77 (2): 245-91.

- Heritage, J. 1984. *Garfinkel and ethnomet hod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Keisanen T. 2007. Stancetaking as an interactional activity: Challenging the prior speaker. In P. Englebretson, (eds.), *Stancetaking i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evaluation, intera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Mann, W. C., Christian, M. I. M. & Thompson, S. A. 1992.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and text analysis. In C. W. Mann & S. A. Thompson (eds.), *Discourse description: Diverse linguistic analysis of a fund-raising text*.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Ochs, E., Schegloff, E. A. and Thompson, T. 1996.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cks, H., Schegloff, E. A., Jefferson, G. 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 696-735.
- Schegloff, E. A. 1996. Turn organization; One intersection of grammar and interaction. In E. Ochs, S. Thompson, and E. Schegloff (eds.),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1-40.
- Schegloff, E. A. & Sacks, H. 1973 Opening up closings. *Semiotica*, 8: 289-327.
- Sacks, H., Schegloff E. A. and Jefferson, G. 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696-735.
- Thompson , S. A. 2002 “Object complements” and conversation: Towards a realistic account. *Studies in Language* 26:125-163.
- Traugott, E. C. 1989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4: 31-55.